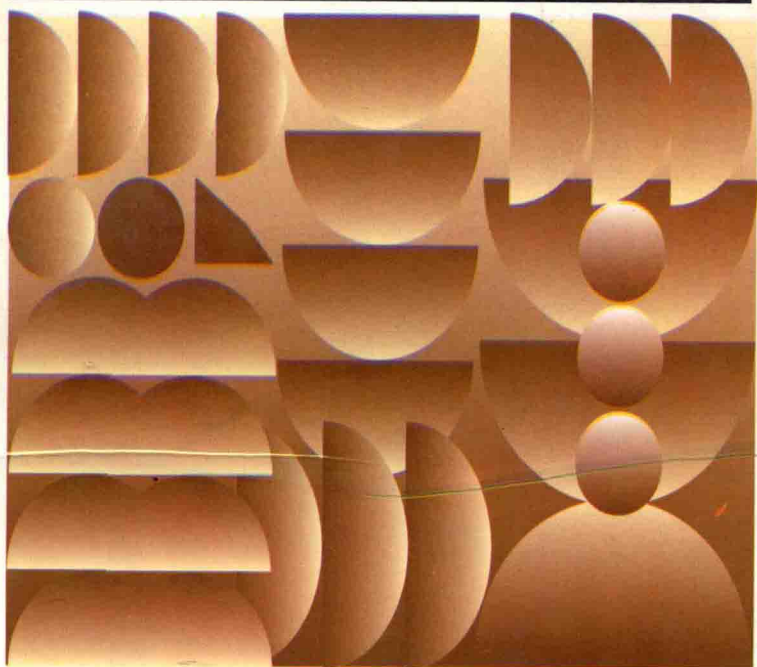


曾明了



往事歌谣



中国和平出版社

爱文文库
爱文文丛第一辑

舒
凌主编

曾明了

ZENGMINGLIAO

往事歌谣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歌谣/曾明了著.-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4
(爱文文丛;第1辑/舒凌主编)
ISBN 7-80101-001-9

I. 往… II. 曾…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833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100037)

今日视点文化发展中心电脑排版

北京光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5

字数:630千字 印数:1-2000套

全辑定价:100.00元 本册20元

目 录

自 序.....	曾明了(1)
往事歌谣	(3)
黑色记忆	(46)
哑 巴.....	(128)
桂圆巷的月亮.....	(150)
水 娃.....	(160)
女 神.....	(172)
生死界.....	(179)

的片断,因此没有,发现过去做的一切总是充满了无知、片面、脆弱和幼稚,唯有那些真挚的付出和真诚的情感使我感动,只有面对这些,我才心平气和,毕竟真实有时让人畏惧,真诚让人感动,但我还是为那生命的一刹那,如此地感动。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在我的许多生活的真实也许人们,但这是多么需要需要啊!它有如狂风与暴雨,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谎言、欺骗谎言,商业谎言,爱情与爱情的谎言,利用与被利用的谎言,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谎言,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相信什么,许多东西被毁掉和毁灭得曾为人类太远了,它们已完了性质,变得十分陌生和恐怖。

我们不再真实,真实是入魔的心更有所凭借和安全的基石,我

自序

曾明了

我常常在回忆，回忆使我明智和冷静。在回忆往事中我发现，一个人生活在信心中并生活在良心的平安之中，是人生的最大安慰。

生活在此刻，眼前的一切在转瞬即逝中变成永恒的记忆。往事如烟，记忆悠悠。

生活是纷繁复杂的碎片，往事是漂泊流离的碎片，记忆是永恒孤独的碎片，种种断片组成了完整的生命，于是生命的思维出现。

我的文学作品是对生命的记忆，它是我理解生命与认识生命的片断。回忆过去，发现过去做的一切总是充满了无知、片面，脆弱和幼稚，唯有那些真实的行为和真诚的情感使我感动，只有面对这些，我才心有所安。尽管真实有时被人歪曲，真诚被人践踏，但我还是为我生命中的真实和真诚感动。

我很想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生活的真象告诉人们，但这是多么需要坚强的心力和坦城与勇敢，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谎言，政治谎言，商业谎言，友情与爱情的谎言，利用与被利用的谎言，男人女人之间的谎言，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我们已经不知道该去相信什么，许多生活被修饰和篡改得背离实质太远了，它们已变了性质，变得十分陌生和恐怖。

我们需要真象，真象是人类的心灵有所凭借和安全的基础，失

去真象，心灵会在一种无奈无着中沦陷，生存会坠入虚假和空洞之中，世界也将变得虚假和空洞起来。

亲眼目睹了1995年新疆克拉玛依那场恶性火灾后的现场，看到满地的人皮，烧焦的残骸，堆积如山的孩子和教师们的尸体，我泪流不止啊。我们除了真象，是多么地需要呼唤责任与道德——责任与道德！人类失却这两点，将会变成遍地豺狼横行的可怕景象。那些否定道德制约，否定崇高理想的人，会在火灾中逃之夭夭，从孩子们老师们的身体上踩过去，保全自己可耻的生命，他们会对自己的妻子孩子没有一点点怜悯。

我望着世界的目光，时常忧伤，茫然和疲惫。我能做一个真实的好人吗？我能是我自己吗？

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

于北京八里庄

往事歌谣

编辑部的电话就像人一样脆弱，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闹病，打不出去也挂不进来。

乔总编看了一眼急得火烧屁股似的刘力，拖控拉调地说：“电话坏啦？打不成啦？修吗？好，去叫黄有恒跟电话局联系一下。”

其实乔总编觉得电话坏了是一件好事。编辑部诸位是很让总编大人头疼的。在电话里侃大山，骂祖宗，鸡毛蒜皮，屁大的事一侃就大半天。

黄有恒从外面回来对大家说：“电话局的人一时来不了，我们得等待，大家就克制一些吧。”

人们立刻面面相觑，面露痛苦之色。不打电话怎么行？信息的传递，感情的交流，寂寞心理的渲泄，都他娘的玩儿完！

还是刘力提醒了绝望的大家。

“您啦！总编办公室的电话不是好好的么？”

人们“哦”了一声，心有灵犀一点通。

事情急转直下，当总编认为是好事的时候，事情已出乎他的意

料之外成了坏事。每天编辑部的人都跑总编办公室打电话，而总编在那里，正儿八经地成了义务传呼员。

快到下班的时候，总编对黄有恒说：“我偏头疼得厉害，就这几天电话闹的。”

听乔总这么一说，黄有恒若有所思地望着乔总问疼的是哪边？总编说疼的是右边，黄有恒思忖片刻之后“哦”了一声，说电话机正好放在总编的右边。

早上一上班，不多大时辰，刘力就接了10个电话。总编在传呼她第10个电话时，就象患了疯瘫病似地走到刘力的身后，高深莫测地看了刘力的后脑勺半天，然后用浓重的鼻音说：“刘力，你的电话！”这声音闷沉沉的仿佛还有点威慑力量，不但使刘力吓了一跳，也让其他几个人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以为刘力又发生什么重大事情了。只有丁旦照样吹他口哨，悦耳又动听。

钱青青立刻表现了幸灾乐祸的神态来。因为那次半夜时刻刘力被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们从她对象的被窝里揪出来后的第二天，乔总编就是用这种声调叫刘力去他办公室的。那次刘力跟乔总吵了起来。刘力冲出办公室一去就十五天不来上班。刘力在被捉之前告诉过钱青青她和对象正处于试婚阶段。钱青青说这当然好呀，免得结婚后不合适又去离婚。钱青青把刘力试婚的事告诉了黄有恒。还是黄有恒有头脑有预见性，他说：“等着瞧吧，学人家西方人搞什么试婚，说不准那天半夜你那条街的居委会老太太们带领一帮民警来敲你的门，让你提着裤头来为他们开门，然后罚款，然后写一份必须痛改前非的检查，然后让你和你的试婚者去医院做全面检查，然后去领结婚证，等等。”事情果真像黄有恒预料的那样发生了。那天深更半夜，是刘力的对象起来开的门。刘力半裸在被窝里，老太太们硬是把她拉起来赶走了，然后撕了一张罚款200元的收据。刘力对象拒绝付款，所以第二天老太太们就找了报社领导。为此事刘力十五天不上班，气得总编要停发她的工资。不料刘力在第十六天满面春风地上班来了。她穿了一身洋得不得

了的国外产印花裙子，胸脯露得很凶。钱青青围着刘力转了几圈，说太性感了，太女性啦。黄有恒仔细打量刘力之后说：“这样子容易制造邪恶，男人们一般都较脆弱，再说这裙子的出处与来源还值得考察，从卫生角度去着想，我们办公室是否应该去医务室借一支紫外线消毒灯来消消毒。”刘力听了黄有恒的话立刻怒吼起来：“邪恶来自你本身而不是我，搞明白一点，你的嘴才应该用紫外线消毒！”刘力说完一转身进了总编办公室。原来刘力在十五天中与一位港商认识，使港商心甘情愿为报社赞助5万块钱，条件是报社与港商联合举办一次商品展销，报社将他们的一系列产品登报宣传，同时派人帮助搞展出。总编听了刘力的话好像天方夜谭似的摇头表示不信任，后来见了港商打给报社的2万块钱后，喜出望外，对刘力这一壮举，使穷困潦倒的报社顿时有了生机。港商先给报社2万，说结束后再给3万。展销结束后，港商迟迟不给报社付款，总编天天催刘力，刘力说她在天天催港商，后来港商在遥远的南方城市发来一封电报，说展出中报社努力不够，造成许多的不如意，所以拒付3万元，为此，总编对刘力气愤难平，认为刘力在引狼入室，打着报社的幌子干了一桩不光彩的事情。钱青青与黄有恒对此也发了许多牢骚，产生了许多怀疑，认为刘力得了那3万元的好处费。那一阵刘力是很乐观的，还在一个沙龙里当了个头儿，成天忙得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刘力看了一眼总编，赶紧救火似的跑去接电话。

刘力接完电话哼着小曲抱起稿件笔墨进了总编办公室。是头儿让她顶他的传呼，她进门时还转过头冲我打了个飞眼。

编辑室寂静了一阵子，突然间电话铃又响了。这边的人心都被提了起来，因为此时此刻总编正阴沉着面孔坐在那里。

刘力走了出来：“明明，你的电话。”

二

郑重的声音还是那么美妙好听。电话筒掉在总编办公桌上，使玻璃板首先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我倒桌子与凳子之间的水泥地上。

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在急救室里躺了 24 小时，醒来时，丈夫坐在我身边。他脸色很不好，眼圈乌黑，眼球上布满了血丝。

丈夫看我醒来，摸摸我的头，用很低的声音问我：“感觉好些了吗？”

一位很胖的男医生，端详我片刻，推了推鼻梁上很窄小的眼镜，慢条斯理地对丈夫说：“受了刺激，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要注意，不能再受到什么刺激，回家去好休息几天，很快会好的。”

丈夫赶紧忙前忙后地开药结帐，然后把我扶上自行车，推回家去。

丈夫没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许编辑部的人早已告诉我我是因接了一个男人的电话晕倒的。

丈夫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像一座坟，让我靠在上面。

卧室里很静，阳光照在窗帘上，使上面的淡紫色蝴蝶花格外鲜艳。

大把大把的阳光照在床头柜上堆着像雏鸡粪似的药片上，鸡粪中立着一只长颈玻璃瓶，依稀可见上面印着“安得乐”的药名。不知是治什么病的，想必与我的心律失常有关。

我闻到一股极熟悉又很浓的红枣味，还夹杂着一股中药味，那一定是人参的原因。接着，卧室的门帘轻轻摆动了一下，一个男人一手端着一个冒着白气的碗，一手撩起门帘，像小偷一样窥视着我，像随时都有放下门帘溜走的可能。

“你太虚，脸色比什么时候都苍白。”

丈夫把刚才端碗的那只手握着我的手，很烫。我的鼻子有一种

很酸的感觉。

“谁来的电话？”

“一个男人打的。”

“说什么是？”

“说山顶上有一副照相机架……”

“这也值得去晕倒？”

丈夫几乎用惊愕的目光看着我。我把目光转向儿子的大熊猫玩具上，我看熊猫在摇摆，由一只变成无数只……

“别担心孩子，我把他全托了。”“他揉够了我的手，太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一般，开始在碗里搅起来，用嘴试试，打算像喂孩子那样喂我了。”

“托儿所条件挺好，吃住也方便，你就别担心……”

“市场上有草莓卖了，你最爱吃，我去买吧？”

丈夫在室内转了几圈，找菜篮，然后又站在衣架前摸索衣袋里的钱。临走时，他看了一下表，说还有 20 分钟就该吃玻璃瓶里的药了，他把水给我倒好，用盖子盖上。他拿起那瓶“安得乐”端详了片刻对我说：“最多喝两小口，千万别喝多了，啊？”丈夫拍拍我的脸蛋，像平时拍儿子的屁股那样，还冲我极标准地笑笑。

我点了点头，感到累极了。

丈夫终于走了。

丈夫一走，我思维中的一个巨大屏障就消失了。我的眼前马上闪现出云雾茫茫的峨眉山。

那一晚我和得豆在舍身崖旁边的拇指峰上整整坐了一夜。在那轮美丽忧戚的月亮下面，我们多么希望时间就此打住，不要有天亮，不要有阳光，不要有鸟的欢唱，不要有松涛的呜咽……就这么坐下去。在若干年后，人们发现这突兀的山顶上有两个人的骨架和两蓬干草样的头发，还有一架产于 80 年代的照相机。

得豆一个人去了，他终于一个人去了。他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飘向了另一个永生的世界。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胸闷，又一阵虚脱。我想该喝药了，20分钟早已过去。

我喝了几口，不是太难喝，像甜酒一样。丈夫临走时说只能喝两小口，恰到好处，多了就毒药。我举起药瓶一看，只剩下一点点盖瓶底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喝下去这么多？甚至在后来的日子里也始终没弄明白自己是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喝下那瓶药的。

我就真正地住进了医院。

当医生判断我是自杀时，丈夫由愤怒变为悲怆又转为沉默。他没问我为什么要自杀，最终也没问。

急救室的门开了关，关了开，护士进进出出脸都紧绷着，眼皮都不抬，根本不搭理如潮水般涌来询问我是否还活着的人们。这潮水般的人群里包括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包括我的同学和托儿所的小白老师及个别作者，也包括郑重和他的未婚妻林洋。郑重和林洋是我知青时代的患难朋友。郑重那天给我打电话时，林洋也站在旁边，流着泪。林洋说她预感到要了什么事情，果真她在医院里见到我死尸般挺着。

我闻到一股浓烈的来苏味，这与丈夫煮的红枣人参稀饭很相似。恶心使我排山倒海似地吐了起来，接着就是一种宁静和空虚，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空虚，空得不着边际。空得悲哀。空得很凄惨。空得痛快。一切都空了。心肝，肺，感觉，思想，全空了，只剩下微弱的脉搏微微弱的呼吸和弥漫一切的空虚。

三

两个星期后，我已躺在自己家的小屋里了。

一束光线从窗口照进来，照在我盖的鹅黄色被面上，我从阳光的浓度断定这是清晨，是一个温和舒适的天气。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天。清炖羊肉在煤气灶上散出一连串味道的时候，传来一阵

清亮的火车鸣笛声，平时嘈杂的时候是很难听得见的。对于火车的鸣叫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的思绪也跟着那似有似无的车轮滚动声转动声起来。

认识得豆是在十二年前从南向北去的列车上。那时我正好十八岁半，就是在那个年代记下了我逃亡的历史，所以我一直视这一天为我生命中的忌日。

当我在火车站上徘徊不定的时候，跟我一起插队的知青李一平把一张决定我命运的火车票偷偷塞给我，他低声对我说：“去新疆！”当时我脑子里立刻一片空白。（在我那时的思维中，新疆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从古至今有罪之人发配新疆的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当我茫然失措地逃奔新疆又在新疆生活了若干年以后，我惊愕地发现，新疆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他容纳了如此众多的痛苦的灵魂，却又慷慨地给予了他们的生存的希望和契机。）

钱包是在上车时的一瞬间，被一个擦身而过的身穿黄衣服的阔脸男人掏走的。钱包里是放在我里边衣服靠胸部的一个口袋里的，我弄不明白，那个男人为什么竟准确无误地把钱包掏走了，害得我一个子也不剩。真不可思议。当我还没发现钱包被偷的时候就找到了76号属于我的那人位置。时间已到了下午的6点钟，看到乘务员的饭盒，用右手去掏钱包，这才发现我的钱包没了。我大吃一惊。当时我很像某个电影里的人物，好端端地，突然腰部上被一把冰凉的枪口顶住了，立刻愣怔在那里，思维和本能都停顿了。

当乘务员用极不友好的口气喊我交饭钱时，我才醒悟过来。

“我……我的钱没了……我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女乘务员从我手中夺过饭盒，鄙夷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把盛饭盒的车子推走了。我的胃好一阵痉挛。

我把手伸进口袋，口袋像我的心一样瘪。这该死的小偷，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半途下车去沿街乞讨吧！我会饿死的！我逃出来就为了生存，可小偷又一把将我推到了绝望的边缘。车窗外，庄

稼和田野在我眼里变得模糊起来。我发现我哭了。

这时有人在我旁边轻轻推我，我侧过头来一看，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小伙子。他对我笑笑，说：“吃饭吧，钱丢了就算了。”

他就是得豆。他有一头蓬蓬松松乌黑发亮的头发。

“你是知青吧？”

我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我的钱丢了？”

“吃吧，出门在外，吃饭是大事。”他把饭盒送到我手中。

我这才发现他一共买了三盒饭，茶几上并排放着两盒。我想他一定挺能吃。

那时我还是一个很爱脸红的姑娘，特别在这种尴尬局面下。他对我宽容地笑笑。这使我和得豆在后来相遇的日子里，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觉得很可笑。得豆说的有意思意思应该感谢那个小偷，要不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觉得也是。

我疯狂的饥饿感和得豆感人至深的真诚，使我把那盒饭吃了。我和别人不一样，生气或者遭到意外的打击就吃不下东西，我不，我处在那种情况下，我有极强的食欲，我要拼命地把我的胃填得满满的，使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陷于一种瘫痪和麻木状态。

得豆看着我吃，吃完后他递给我一杯温吞的白开水。然后又递给我一块湿润的毛巾，让我擦嘴。我闻到毛巾上有一股烟味。我象一个被管理得很好的小女孩。

我和得豆的座位挨在一起的，是两人座位。得豆从行李中取出一块新毛巾，白色的上面印着一支兰花，连同一把新牙刷一管中华牌牙膏一起塞到我手里。我迅速地看了他一眼。我低着头把这些东西放进我这次长途旅行所带的唯一行李——一个黄军用挎包里。那时这很时髦。得豆把他口袋里的全部的钱拿出来，放在我的军用包上，把钱分成两堆，一堆给我，一堆留给自己。钱大半归我了，我说找到地方后就把钱寄还给他，他对我笑了笑，摇摇头说：“不必，不必。”

车厢里空气很差，什么味都有。得豆一会儿就抽了四支烟。天黑尽了，车轮发出沉闷的响声。我和得豆都没有睡意，静静地倾听车轮有节奏地敲打着疲惫的铁轨。

得豆把烟蒂塞进茶几下边的烟在盒里转身面对着我，注视片刻之后说：“你一定发生什么不幸了，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声音很低但十分有力。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看到了他灼人的目光里的渴望与真诚。我无法抗拒他坚定诚挚的目光。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陌生男子哭诉自己西去逃亡的真实情况。

“……他是一个诗人，可是他死了，被大头棒活活打死了！他再也没能回来……”

我紧紧攥住得豆的双手，像溺水的人抓住一块木板。

“他成了反革命，他们说我把他的反革命诗稿藏起来了，要抓我，明天，就是明天，我听到消息后，就逃出来了，我的母亲，包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逃向什么地方了。”

我把脸埋进双手里，全身在不住地颤抖。得豆把我搂在他的怀中。他的双臂坚强有力。

“哭吧，哭出来就好了。”他低声对我说。

这就是1976年4月20日，我一直视这一天为我生命中忌日，可它却刻骨铭心地记下了我和得豆的相遇。

火车在冰雪溶化的戈壁滩上整整跑了两两天两夜。得豆对我说新疆快到了。

戈壁滩的夜晚来得非常迟缓，10点半天还很亮，月亮孤独明净地悬挂在戈壁的上空。得豆和我一起望着窗外，望着晃动的戈壁滩。远处有一个牧人，正凝视着飞奔的火车。天边有一抹桔红色的晚霞，戈壁好辽阔好寂寞。

这时得豆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单明了，你呢？”

“得豆，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和豆。”

我笑笑，觉得这名字很有意思。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问。

“我爷爷是黄土高原上的老农民，种了一辈子地，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土质太差，有时撒下种子到来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乡亲们活不下去就四处逃荒要饭。有一次一个外乡人路过爷爷门前讨水喝，外乡人送爷爷一小袋黄豆，那人对爷爷说：‘你们这儿适合种这个。’爷爷来年就把黄豆种上了，也不知因了哪种灵气，猛长。当年就收了十倍的黄豆，爷爷捧着这些金灿灿的黄豆，眼泪都出来了。那年正赶上我出世，爷爷就从一千多里地的乡下赶到城里，对我父亲说：娃叫得豆吧，我父亲听了爷爷的话，就给我取了这名。”

我和得豆都笑了。

当车厢里发出酣酣的呼噜声时，夜已经很深了。得豆轻轻对我说：“睡吧，你一定很困了。”

得豆站起来要让我躺在座位上，我坚持不躺，我说我们就这样坐着等天明吧。他说这不行，会困死的，睡觉和吃饭一样重要。他就硬把我摁倒在椅子上，我只好躺下看着他。他用我的黄军用书包当成枕头塞到我头下，然后又从得李包里取出一条淡蓝色的毛巾被给我盖上，说：“睡吧，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望着得豆，鼻子蓦地一酸，眼里涌出了泪花。得豆握着我的手，沉默片刻之后他说：“……第一个为自己的思想付出生命的是苏格拉底。布鲁诺连同他的真理一齐被焚烧在鲜花广场上。伏尔泰被投入巴士底狱。卢梭几经流亡死于异国。狄德罗多次遭酷刑与监禁。别林斯基病死监狱……追求真理的人走的是一条通向地狱的路。你的诗人，为追求真理献出了生命，他不会遗憾……”

我们默然相对，然后将痛苦的目光转向窗外，窗外的黑暗在无边无际地漫延。天边闪出一丝微弱的亮光。

得豆在对窗默立许久之后，转身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蓝色的提包，放在我面前的地上，得豆坐在上面，说：“这不挺好吗？现在开

始睡觉，明天就到了。”

对面的老太太睡得很香，把一双小脚紧紧地蜷缩在大腿下面。她的儿子早已钻进椅子下面在一张麻袋片上发出一声声忘乎所以的呼噜声。我和得豆都笑了。

得豆抱起胳膊，把头埋进蜷起的膝盖上。他离我很近，我可以闻到他身上的烟味。我在黑暗中睁着双眼。

得豆说明天就到新疆了。明天，明天对我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是无处可去？四外飘泊？……我多么渴望火车就这么永远地跑下去，没有终点，没有到达，没有停顿……

我望着得豆蓬松闪亮的黑发。得豆睡得很沉也很不舒服，脖子里窝着一股气，憋出一种可怕的呼噜声。我轻轻摇了摇他，他睡意蒙眬地抬起头，没有睁开眼睛就倒伏在我的身上，他舒展开了自己的身体，长长地嘘了口气，马上又睡熟了。他太困了。此时的他像一个依偎在母乳旁的小婴儿，正感受着人类最温存的情愫。他的头发散发出一种清香味，我摸了摸他的头发，温柔得像月光下的一片草地。我原以为北方男人的头发都像马鬃似的坚硬。我怕惊醒他，就轻轻拿开了放在他头上的手。

这个夜晚多么漫长多么短暂呵，它留给了我一生的回忆。在今后的十几年中，每当听到火车的鸣叫，都会使我想起那个夜晚，想起得豆充满纯朴气息的体温。

当一抹晨曦从车窗外照进来，映在得豆修长的腿上时，天就亮了。明天就迫在眼前，我就要与得豆分手。我哭了。得豆蓦然醒来，当他明白自己昨晚是怎样睡在我的身上时，脸就红了，就在他羞涩不安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时，我那瞬间的心跳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在那时我才发现一个男儿的羞涩比起一个少女的羞涩要美妙动人十倍百倍。

车快到了，突然他想起要给我留下地址，他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地址和电话。让我今后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去找他。车停了。他背一个行李，提一个大包，一只手紧拉着我。一下火车我